

文伍书系
WENWU SHUXI



最青春：
新概念
90后
作品选

——男版典藏——

陈文伍◎主编

萌：90后来了

我时代：
我们的青春，我们做主
——一个时代的宠儿

新概念大赛获奖者周笑冰、刘禹婷等
80后代表作家张牧笛、顾文艳、潘云贵、韩雨、婁蕊、张斌等
联合打造80后阅读品牌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最青春：
新概念
90后
作品选

——男版典藏——

陈文伍◎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青春：新概念90后作品选：男版典藏 / 陈文伍
主编. —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2.4
ISBN 978-7-5360-6420-1

I. ①最… II. ①陈…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作品综合集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9589号

出 版 人：詹秀敏
责任编辑：李 谓
技术编辑：薛伟氏 凌春梅
封面设计：柏拉图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 23 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3.75
字 数 230,000 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目 录

CONTENTS

潘云贵：

失踪的 Agony / 002

绿光森林 / 008

我们的青春长着风的模样 / 019

麦兜兜：

江南有条月阳河 / 024

后博寒：

散落之间 / 036

东风暗换年华 / 043

李 唐：

女孩的心思你别猜 / 050

谢宝光：

记忆与古城 / 062

城市词典 / 074

徐江宁：

如果云知道 / 086

张 斌：

兵荒马乱 / 102

花开一路 / 105

窦 蔻：

毒 魔 / 110

李 伟：

听不见的西贝柳斯协奏曲 / 144

不知梦里花落了多少 / 1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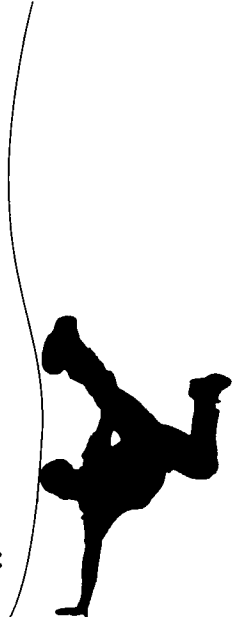
金 子：

那些年我年轻 / 162

编后记

——90 后的名字叫青春 / 211

潘云贵：



第六届“雨花杯”全国十佳文学少年，现就读于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曾获第二届冰心作文奖一等奖、第三届全国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金奖。作品发表于《90后获奖作家中学校园佳作》、《读者》、《美文》、《全国优秀作文选》、《诗刊》、《课堂内外》等刊物。

失踪的 Agony

Agony 失踪了，我一直在寻找这只猫。它有黄白色相间的柔软毛皮，慵懒不屑的似乎永远耷拉着的眼皮，喜欢在屋檐、阳台和小巷中走自己的步调，很像青春里的我们。

Agony 失踪的时候，我还在花园里修整昨天晚上被雨水浸泡过的花草。潮湿的水光从一片叶尖跳起，又蹦到另外一片叶尖，滴滴答答地响着。铁线蕨和藓草在墙角又蔓延了一些长度，像翠绿色缠绕的梦境，偶有一些小虫从草叶间跳出，又很快地从视线中溜过，时光的杯子在静默中被一次次反复擦洗。我以为 Agony 也只是如往常一样从我眼底溜走，过了一会儿说不定又会从哪条巷子里钻出来，甩甩尾巴，朝我喵喵叫着。而这次，我在清晨的时光里等了许久也不见它出现，我有些担心了，害怕它会迷路，会和其他的猫咪调情，或者被另外一个人给带走，然后进行洗脑而很快忘记了我。

我害怕被人遗忘的滋味，像自己顷刻间透明了一样，或者像是自己被隔绝在了另外一个世界里，终日与孤独相伴，做寂寞的僧人。这让我痛苦，我不想住进一个人的寺庙，所以我准备出门去找回我心爱的 Agony，那只淘气的小猫。

Agony 最早是从祖母家抱回来的，它应该是去看它最初的主人了。

记得年少时父母亲因工作无暇照顾我，便把我送到祖母那里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祖母家有一个很大的庭院，种着柿子、石榴、无花果树，秋天的时候会结出硕大的果实，黄色的，红色的，满满串串地挂在枝桠间，像一枚枚好看的



003

潘云贵：
失踪的 Agony

灯笼。那时在南方，天还未冷，夜间我常常与祖母坐在庭院里，靠着院角很安静地坐着，晚风吹起我们的头发，像溪水一样流淌，薄荷草的清香会淡淡地融入鼻腔。祖母时常会在石桌上放置一台录音机，播经典的戏曲，有《牡丹亭》、《春闺梦》、《锁麟囊》等等，不时她苍老的唇间也会动弹几下，飘出一些唱词，“去时陌上花如锦，今日楼头柳又新”、“听画鼓报四声愈添凄冷，看娇儿正酣睡恐被风侵”……那些江南柔婉的词句在夜色里沾着露水一点一点下沉，附着到小虫的翅膀上，轻轻抖动起来。我则在一旁稀薄的灯光下翻看从老屋书箱里找出的书籍，很多都是线装的，散发出江南古老的霉味。祖母说这些都是祖父和父亲看过的，现在轮到我了。

时光霎时如风，四五十年前梳着羊角辫、脸颊红晕的女孩不知不觉间在我面前已经快走到容颜的尽头，剩下满园风雨年年依旧。祖母家的门外有河流与古桥，在烟雨里墨色一般铺着，穿桥而过的船桨声沿着水流慢慢地飘荡，桥上有来来往往的行人闲坐着说话、抽烟、吃话梅，黄昏里那渐渐西下的落日投下几丝阴冷，撒在栏杆上那些石狮子身上，是一种镀金的沉默与静谧。一些货郎挑着肩头的商品向着灯火燃起的地方渐行渐远。

老屋在祖父母过世后，便很少有人到来。庭院深锁着，朱红的门面很快掉光了漆色，像一面破损的时光。我在门前喊了几声 Agony，始终没有听到任何细微的反应。小家伙是不是猜到我会来，便跑走了？我背对着老屋，向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不得不说 Agony 精明得很，这只小猫并没有继承主人身上安静温和的脾性，一身的狡猾、敏感与叛逆倒是不知从哪学得的。有时在饭食中少放了几只小鱼它都知道，闹着脾气在那干叫着，非得让你再多放几条鱼不可。给它洗澡时还得轻轻地摸着它，然后再轻轻地把水洒在它的身上，像喷香水那样轻柔，力度一大，这小家伙非得从你手中挣脱开不可。这样的娇柔、倔强，仿佛青春里的少男少女，只依着自己的脾气去辨认世界。

母亲说 Agony 与我相像。我摇了摇头，不是的。细细想来，或许成长期里的我们骨子里注定有不安分的物质存在，它们集聚，燃烧，到最后的归于寂静，太像一场花事的开始与结束。

明亮如熙的青春里，我们都是以花的姿态在面对着这个偌大的世界，一味

地享受微风细雨，不断靠近自认为是离阳光最近的地方而很少注意过根须驻扎的那一片泥土。可以在和父母激烈顶撞后还觉得自己受了莫大委屈似的躲在被窝里失声痛哭，可以平日坚持不看语文老师讲破脑浆要自己必读的经典名著而在考试时随感觉杜撰一通，可以在学校夜间自习时趁班主任提前离开而攀爬围墙回家，可以偷偷溜进办公室翻箱倒柜地找自己在课上被老师没收的小说、零食、手机，可以上线和陌生的朋友无聊地说上一整晚，直到双眼不自觉地垂下，手指按得出现凹陷的红肿。可以固执而顽强地对这世界摇头，喊出自己的鬼哭狼嚎，走自己所设想的美好道路。

青春里，我们真的都太自以为是，一意孤行，义无反顾，就像 Agony，这只不听话的猫咪。

我朝着以前自己就读的中学走去。

那些发白的教学楼、图书馆、体育场、宿舍还是保持离开时的样子，一些碰巧遇上的老师倒也还记得自己，只是穿白衬衫坐在教室里听课、看小说、玩手机的人群中不再有我，道旁的樟树长得更加繁茂，枝叶间依旧有煮沸的鸟鸣，依旧发出清香的味道，像一块块含在少年口中嚼不完的口香糖。我规规矩矩地长大，规规矩矩地被时间的洪流淹没，沦为失梦的鱼群，然后又探出脑袋，上岸，成为成人庞大队伍中的一员。我怀念和 Agony 泡在学校里的那段日子。

那时我们常在校园松散地走着，身边还有一些朋友陪伴。游荡在草地上，穿过层层叠叠的水雾和花朵，看落叶铺满小湖，看建筑的檐角在水中浮动的影子。那些委婉的楼道回廊，稍不留神间已经爬满厚厚的一层爬山虎，布满碧绿的叶子。教学楼的玻璃通透，墙角边长着一排很整齐的芭蕉树。风中阳光似乎也在动弹，在阴影的缝隙里自由穿梭。那时我常常从教室里搬出椅子三三两两地坐在芭蕉下乘凉，说话，唱歌，或者吃零食。我说：“如果时光一直停在我们的掌心不曾老去该多好。”友人拍击着叶子，欢快地笑了数声，回答：“还是快点结束吧，这样的时光真难熬。我可不想整天在这铁窗和一堆没用的教科书里挣扎，我还有很多梦要做，还有很多世界要闯。”

那些声音明亮地沉淀下来，像一颗颗水晶在回忆中闪烁出白色的亮光。温暖而明媚的年少，真是一条回不去的路，那些叫做少年的花，开过一次就散落



005

潘云贵·失踪的Agony

在了天涯。

记忆中焦闷而漫长的夏季，终于在两天的雨水里泡成我们永远过去。

那个高考结束的夜晚，天空宣泄了太多太多积压多时的雨水，豆粒般敲击着城市、乡村、道路和我们要告别的曾经。那一晚，我抱着 Agony 久久地坐在窗前。

这一天，自己终于可以好好听听雨打芭蕉的劈啪声，听夜里小湖的涨水声，听门上的铜环生锈的滋滋声，听灼灼年华挣脱囚笼后大声喊出的自由。那些离我们很遥远的美好，似乎顷刻间回来了。我们不再去做谁透明的棋子，不再机械地背诵、做题、听讲解，不再为了可恨的分数而惧怕开家长会时被老师数落一番的情景。

那些安分守己做木偶的日子，那些年少荡漾的轻愁，寂寞与疲乏，就这样告辞吧。彼此不见而成深邃的银河。

走过一些路途，依旧没见着 Agony 的身影，或者是听到它再轻再轻也能被自己辨认出来的声音。

我寂寞地走着，仿佛心上的烟柳繁花全谢了。眼前的旧时巷陌，依旧风情万种。整整一条街，布满了格调幽雅的店铺，一间间的小铺子，吸聚着暖暖的人气，有卖甜腻的小吃、手工的旗袍、精美的瓷器、旧书和影碟，人们穿行其中，各自经历各自的故事。我试图从中找到 Agony，却在走向浩瀚人世的半途作废。小东西，我忧愁地想着你，别再躲藏，我们要相爱，要坦诚。

不知不觉间还是走到了巷子深处一间寺院的门前，我不知道 Agony 是否也还记得这条路。

那时也常是雨水时节，母亲去庙里上香没有带伞，我抱着 Agony 给她送伞。伞下，我们像极了无家可归的孩子。我遇见过一个女孩，她有很长的头发，很清澈的双眸，周身充满了玉兰花的香气。她也困在雨中挪不开前进的步子。她并不知道我曾见过她，就在一次校庆演出上。那时她站在台上自顾自地唱《最初的梦想》，冷漠得像朵只绽放在自己世界里的花，拥有着孤高的眼神、不愿被人所接近的距离，亦像一个孤独的质数。所有的时光仿佛顷刻间长大，每个人身上的光芒都在岁月中磨砺得更加锋芒，却又逐渐黯淡下去。女孩长得

愈发成熟，也愈发孤傲，就像一阵途经我身旁的风。我站在她面前，把伞倾向她，“这雨一时半会儿是停不下的，你拿着这伞吧。”她过了一会儿才对上我的目光，轻轻问着：“是在叫我吗？”我点点头。她冷冷地说着：“不用了，这雨困不住我。”那时不知哪来的傻劲，把伞丢下后自己就径直向寺庙跑去，害得 Agony 也跟着自己淋了一身雨。可这小家伙只要用温和的舌头舔着软软的皮毛，甩了甩，全身就干了。而我还泡在那场雨里似乎出不来了，心口一直重复着她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我忘了究竟是过了多少天后才又一次碰上了她。女孩依旧是年少时的气味，芳香而微寒。在那条靠近庙宇的路上，玉兰结香而开，她拿着伞迎面向我走来。女孩把伞还给我之后并无过多言语，转身，试图匆匆走掉。我却叫住了她，“你是不是忘记说一句话了？”“是谢谢吗？”她回过头。我笑了笑。“我觉得有些话不用说，因为我相信有天我们还会再见面。”她说完便转身离去。有天究竟是哪一天，我一直在等，却一直没有等到。

质数一样的女孩那天之后就一直没再出现，像一个梦境消失在秋天的落花里。那些充满香气的时光在薄雾里逐渐淡了。

走进庙宇的时候，我只轻声唤着 Agony，它亦是没有出现，像那些回不来的光阴在你察觉不到的路口已经与你辞别，你却不知，还一直痴痴惦念。

寺中木鱼阵阵，佛香缕缕，善男信女们怀着祈愿与救赎络绎不绝地前赴后继，宛若一条悠长的河流。秋风瑟瑟，挂在塔上的铜铃齐齐地在风中摇响，声音清脆，亦带着些苍凉。塔里空无一人，塔外的世界却很繁忙。

我在缕缕散发着檀香的树下，捡拾万千落叶中的一片，每一片脉络都很曲折。我希望在这个时节离开的亲人都能像这些离开的叶子一样没有苦难，都要幸福地生长过，然后幸福地落下，幸福地腐烂。这是生命最好的结局。

夜间，凉风从窗边迤迤而来，沾染着冷静的暗色与沉默。

我躺在床上听温岚的《胡同里有只猫》，是方文山的词，我很喜欢他用破碎的古典诗词营造出的氛围，有种别致的美。温岚的声音充满了风的感觉，很陶醉，很深情。我想到了走过的从前，那些隐没的少年，都是很年轻的脸庞，却都有很苍老的表情，他们试图反叛时光，却最终被时光遗忘。

舒缓的曲调中，夜色逐渐晕开，我似乎看见 Agony 又像往日一样顽皮地从

某条巷子里钻出，慵懒不屑地耷拉着眼皮。它朝我很轻很轻地叫着，喵喵，突然间又消失了。

Agony，你是不是不回来了，是不是像那些时光一样不再来了？

Agony，我一直忘了和你说，你的名字。

Agony，你名字的英文意思是痛苦至深。

中文发音是，爱过你。



007

绿 光 森 林

小麦失踪了，这是我从她家楼下经过时作出的判断。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傻姑娘去了哪里。

那天雨水漫过了登宁街道亮白的瓷砖，夏末即将在一条瓢泼的尾巴甩开以后走向尽头。我撑着一把蓝色的伞，并用另一只手抱着大型的泰迪熊准备送给小麦。翠色的藤蔓叶子茂盛地攀沿着她家的墙壁，雨中是滴绿的时光，在偶尔的风吹之后翻转过浅浅的灰白色，一直蔓延到她二楼卧室的窗台上。

这一天雨水漏进小麦的房间，窗子颤颤栗栗地摇晃，时而发出咣当的声响，像被砸碎的秘密，有着让人惊心的畏惧。我刚想朝着窗子喊她的名字，丁默就从二楼探出瘦削的身子来，没怎么搭理我。他抬了抬眼镜，把窗子紧紧关上，并拉过粉色的窗帘。小麦的卧室成了密闭的盒子。丁默的表情像冷硬的坚果，即使泡在暴雨里也依旧打不开果壳。今天他更是冷漠得逼近一阵风，不过如霜的面容下却也无法遮掩一种汹涌的失落与痛苦。

我试图像之前一样在手机上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下她的号码，听到的却是这几天不断重复的“对不起，您所拨打的号码已关机”。内心开始出现一阵急促的慌张，手心在雨中抖动，像悬于疏朗枝头上的叶片，风中有不安的摇摆。以往在黄昏的高空所看到的飞机似乎撞入脑壳里，整片耳膜都充斥着螺旋桨的声音。轰隆隆……

从前，小麦总会在敞开的窗子边坐着，望望澄澈的蓝天，又听听燕姿的歌。她穿着稀薄的粉色裙子，手臂和大腿露出来的嫩白部分总是很美好地让我想到柔软的棉絮与纯白的玫瑰，而不是有关情色的任何片段。她看到我时，总

是兴奋地招手，大大的眼睛里是一汪深情得足够将人淹没的海水。小麦如同一只绵羊，我一直都这么觉得，包括她的样子和声音。她说，苏寒，我这就下楼，你要等我。我微笑地点点头。

可是这次这个傻姑娘不见了，像做着一场我永远也抓不到的迷藏。雨中脚踝微凉，我用颤抖的手指把过塑的熊仔放到小麦家的门口，轻轻地说，麦子，我彻底被你打败了。不管怎样，今天是你的生日，一定要快乐。

我转身的时候，街道上的雨水又加深了层次，刚好漫过球鞋面上的气孔，堵塞了一部分血液呼吸的可能。隐约间感觉身后的门开了，一个人抱起门口的大熊公仔正静静看着自己，但我没有回头，而是直向着更大的雨里走去。我希望那会是最亲爱的麦子。

周晗在宿舍楼道里像一道墙那样站着。他看着我，说，别去找小麦了，她不会再跟你了。我听着他说话就纯当是从窗外吹进的水雾在耳畔散开，没有回应地自顾自进了寝室。

苏寒。他走过来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我推开他的手，冷冷地看着这个叫周晗的男生，不用你管！一字一顿吐到他的脸上。一个人便转身把室内的门迅速反锁过去。乳白色的门框将两个世界的光影隔开，我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也许是周晗的，也许不是。我不想去猜。

其实，我也不愿这样对待周晗。要知道，曾经的我们还是最铁的哥们。他可以在我上课迟到挨任课老师批的时候用班长的身份替我开脱。可以在英语考试中机灵地躲过监考而迅速地发答案到我的手机上。可以在寝室熄灯以后和我彻夜长谈卡尔维诺和卡夫卡，直到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都不知道。可以在自习课上无聊的时候拉我出去沿着操场疯狂地跑上几圈，大汗淋漓中又奔到小卖部拎了几罐可乐，然后大口大口地灌着。二氧化碳充斥我们的喉管，青春似乎也在不断自由地上升，快乐地飞扬。

可是，随着高二那年小麦的出现，一切都变了。

那天晚上，我独自泡在图书馆里做抛物线和方程式，在红木长方桌的对面坐着一个女孩，她靠在有窗子的位置，窗外淡淡的月光像栀子一样白净地照在她同样白皙的脸上，身上似乎发出一层柔软而微黄的光晕。她留着清爽的短发。这是我感觉唯一不协调的地方，这么美丽的女孩应该梳着乌黑的长发，一



009

潘云贵：
绿光森林



直没膝成为公主的模样。她起初不怎么看我，偶尔对视一下又匆匆撇开，她只是不断地在一本书的一张正反彩页上来回翻看，上面印着外国的照片。有翡翠色的森林，蜿蜒的河流，木质的房屋上刷着明亮而光滑的油漆，错落而有致地排列。偶尔房屋前会跑过一些鹿群，它们头上长有紫褐色的犄角，像柔软而规则的枝桠，这一切形同童话的国度。我根据之前学过的地理知识判断，这应是北欧国家的风貌。

女孩把眼睛抬起来看着我，细长的睫毛像花朵的指纹舒张开来。是北欧的挪威，在北纬 59°54'，东经 10°43' 的地方。她笑了笑。

我十分惊讶于她竟然会读心术。你叫什么？我问。

她轻轻回答，丁小麦，一个立志要找到绿光森林的女孩。你呢？接着，女孩又对我浅浅笑着。图书馆柔白色的灯光在她脸上倾泻成一条很美的河流。

我叫苏寒。那你看过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吗？我这里有电影版的，要看吗？不知从哪里冒出的暖流不断涌上大脑，我迅速地把面前的 MP5 推到她那里，真没想到有天自己竟然可以对一个人如此殷勤。

不用了，谢谢。她淡淡地说，随即又翻起那本图文书。

我喜欢这样的女孩，单纯得仿佛来自另外一个国度。

为什么之前没见过你？

她又把头抬起来，看着我，哦，因为我有大半年没在学校了，现在刚刚回来的。

是去旅行了？

算是吧，总是在一个白色的世界里独自梦游着。

那一夜，夜小得只剩下一只耳朵，听她说话，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

小麦酷爱地理和旅行，梦想着有天能用不到八十天的时间环游一遍世界，或者用一生的时间去找一座新的岛屿，要比哥伦布还伟大。

小麦说她进的是文科班，除了自身喜欢以外，还为了想逃离过去的一段情感。她谈过恋爱，上初中时就常牵着男友的手招摇过市。他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散步，看电影，坐摩天轮，天天在课上互发短信，被班主任揪过很多回，她都不在乎。随后他们又很默契地考上了同一所高中，后来由于一个意想不到的事分开了。她的男友读的是理科，和我一样。小麦说是她先提出分手的，男孩很爱她，她也很爱男孩。但一些爱不是谁说了就算，被时光拉扯出的疼痛有



011

潘云贵：
绿光森林

时还得自己去抚慰。

你现在还爱吗？我问。

她愣了一秒，又立刻看着我，眼里是我望不见的深浅，苏寒，你是说他？

我没有回答，只是对着她，脸上不自觉地红了起来。

我躺在床上，拉过一席毯子覆盖在身体上，试图想遮掩掉被抽空的内心和肌体。世界一瞬间在黑暗中滋长出黑色的羽翼，带着浓郁的湿气弥漫在南方的暮晚中，窗外的操场、教学楼一点点退到日光的白线之外。

小麦是很怕黑的，她说在一个安静的时空里，黑暗会吞掉自己的一切。她的手心常常在说到黑夜的时候会生出一层冷汗。长路上，望着无止境的稀薄烟火，她希望一切都不要在她未走完的旅途中暗下来，她要不断依附它们去寻找日夜期盼的绿光森林，直到黎明迢迢而来。那时，我常常 would 搓她的手心，像要搓出最温暖的火焰和亮光。我说，麦子，你一定会找到的，要记住，我也会为你去找那片森林的。她坚定地点点头，泪花很快滴到我的手心上，像颗透明的痣那样点缀，带着微热与芳香，来自女孩的花。

窗外的城市开始进入睡眠的状态。一些小排量的车子从楼下的便利店开过，有小片的水花溅起又落地的声响。那些晕散开的灯光映到室内的墙壁上，门外周晗愈发急促的喊声依旧被我忽略。

在小麦消失的这段时间，我对雨天是极其厌恶的，感觉它总是在破坏内心深处那道属于男生的坚硬防线。而在这之前，我喜欢下雨天，小麦常常会在这种节气里不知从哪里冒出来而像只小猫崽钻到我的伞下，拽着我的衬衫。一副可爱淘气的表情，像一枚雨天未熟透的苹果还散发着那种青色的光。我喜欢弹她的头，然后又上瘾似的想听她骂我。苏寒，这辈子我要把你卖到南极去和企鹅结婚，然后再让企鹅新娘带你去见她的北极熊表哥。

我爱听由她小嘴里说出的泡沫似的冷笑话，沾满了我的身体，使得自己像极了雨中生长的木棉树。我也喜欢听她每天对我说的英文句子：In life we all have an unspeakable secret , an irreversible regret , an unreachable dream and an unforgettable love .（人的一生，都有一些说不出的秘密，挽不回的遗憾，触不到的梦想，忘不了的爱。）I want to be your favorite hello and your hardest goodbye .（我要成为你最心动的相遇，最不舍的离别。）或长或短的句子各不相同，却有

同样的意思，关于爱，真实的美丽的爱。

这些爱，在时光里淋得越来越湿，淋得越来越幸福。

不知道送出的那只玩具熊是不是真的被人抱进屋了。如果淋湿的话，样子一定会变得很丑，小麦还会喜欢吗？我望着窗玻璃上不断敲落的雨点，心里的情绪也变得淅淅沥沥。

这只泰迪熊是一次和小麦逃课出来闲逛时在登宁街道的一家礼品店的橱窗里看到的。小麦趴在碧蓝的玻璃外看了好久，死活也要把我拉过来一起看。她说，苏寒，我想起《暹罗之恋》里阿莹也有一只这样的玩具熊。听说只要在一只泰迪熊的肚子里放一根心爱的人的头发，再把一张写有对方名字的卡片缝进去，这样两个人的爱便是一辈子了。那时我认真地看着小麦，说，亲爱的麦子，我会在你生日时把它送给你。小麦看了一眼挂在熊耳朵上的价格牌，光滑的卡纸把灯光反射到的瞳孔里。她瞬间把目光缩了回来，拍着我的肩，傻瓜走吧，别看了。我拉住她的手，麦子，我是说真的。小麦也开始认真地看着我，清澈的眸里深情若海。突然，她踮起脚尖轻轻吻了我。

那是小麦第一次吻我，也是我第一次被女生吻。事后一整天我的心脏都跳动不停，甚至不敢去看小麦。害怕这只是美好的梦境或者幻觉，一旦醒来，所有的树叶就都落了。

我没有想到这样的秋天，会来得这么快，一切伴随着爱而来的海水会退得这么快，徒留我失落地数着过去的贝壳。小麦居然和我最铁的兄弟周晗好上了，我亲眼看见他们在登宁街道上牵手、拥抱，甚至在人流中亲吻，虽然这是我一直都不想承认的事实，但它们却如洪流般袭来，将我淹没，直至最后自己孤军退出。面对爱情这场游戏，毋庸置疑，我就是个白痴。

小麦消失了一周后，那天又重新出现在我面前。她压着低沉的嗓子说，苏寒，我们分手吧。我当时以为她只是在耍女生的小性子，便笑着摸摸她略显苍白的额头说，麦子，你发烧了吗？她没有表情，连面颊两边的红晕也没有，像张面巾纸。苏寒，我们分开吧。小麦又重复道，薄弱的身上不时在风中吹出酒精的味道。你喝酒了？为什么突然说这个？我内心有点不安地问她。她轻轻回答，我没喝酒，我是认真的。苏寒，我们不适合。我真的不明白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用我们不适合这样的话结尾呢，宛若一剂立竿见影的